

看透自己？談

「內心的探索」

含紋

內心的探索，（奧）T.賴克著，侯平文譯，水牛出版社印行

回想第一次讀此書，恰巧在得知一友人，婚姻破碎之後。當時，未曾了解，人為什麼會被「性」所折磨？如今，再一次翻閱，朋友已寧靜，而我看到書上畫線部份，以及那書頁空白處寫下的字句，不禁以另一種眼光，來談這本給我印象深刻的書。

作者是心理學家，奧國人，狄奧多爾·賴克。雖然，作者並未每部份，分得很清楚，但我們大致可將它分為四大部份：一、對歌德作品的閱讀。二、藉歌德反射自己。三、自身的體會。四、最後的嘆息。

一個心理分析家，他的工作，大都在替別人做分析，為自己做分析，我們很少得知記錄，而作者却將此寫成一書。其一生多困擾，中心點幾乎都是一個「性」字，但，並不如他所言的單純。

對歌德作品那種強迫性的閱讀，出發點是：父親的死，加上正值青春期，性慾的衝動，彷彿其行為會帶來災禍，爲求心安，做出同年齡的人無法做的事。當然，以一個十八、十九歲的人，他參不透歌德作品的內涵，久了，也厭倦了。

這種想超越自身的束縛，幾乎是大部份人共同有的經驗。不管是因做錯事，或爲要使看不起你的人，另眼相待，以此做出發點的行爲，很可能，真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來。可是，超越自我，並不是一蹴可幾，常因能力不足，最後失敗了！對自己行爲不滿者，比比皆是，但，少有人知道，真正問題的關鍵在那裏。

反過來看十八歲的他，因曾在奔跑的路上，想到父親已死亡的景象，減緩脚步，最後，父親的死，變成身上的擔子；父親是因我而死的。

一種強迫性的行爲，並不表示完全順服，就像他，並不滿意歌德作品中的一些論調，但，歌德作品的內容，却已深植於心深處，而不自知。如：服役時，爲那個孩子辯護，突然吟出歌德的詩句；以及，與愛拉談話的內容，多少露出作品中的人、事。

與歌德最大的差異，是恨歌德的行爲，不曾遺棄愛拉，雖然，在潛意識裏，產生過這念頭，但，隨即抗拒。

歌德由於看了一本書，而影響其戀情，而他看了歌德自傳式的小說，心中憧憬那溫柔、可愛、善良的女孩。由此，我們可看出，人或多或少，會受加入於其中之影像所擺動，進而控制，帶着一些迷信在存活。他參加紀念父親的宗教儀式，最後，也演變爲對父親贖罪的念頭。雖然，父親的死與愛拉的戀情似乎不相連貫，但，其迷信却是相似的。

與比他大十二歲的寡婦之間那些故事，以及對愛拉感到虧欠，理智與感情；心靈與肉體爭戰，說他屈服於感情是不對的，因他與寡婦的關係，是屈服於性慾而已。

他與愛拉兩人天天見面，達七年之久。他認為，如果，兩人衝破最後防線，對彼此都有益。因為，至少他不會爲了和愛拉保持純貞，而去找別的女人，也不致於變得神經質與煩躁不安。

讓我們想想在日常生活中，有多少男女克服不了性的誘惑，不顧一切的發生關係後，其結果又是如何呢？不少例子顯示女方對男方已不再有吸引力，繼而遭遺棄。縱然，不到這種地步，彼此也都有不安存在。如果，有了孩子，那麼誰去負責，難道只能怪一時的衝動嗎？畢竟，人不是獸！

而且，男性的衝動，女性能以婉轉的態度拒絕，此時，衝動大都可化解，別忘了，順從不是愛的表示。

他說：「把性慾看成一種敵人，不是性的滿足，而是想從這經常的刺激中，掙脫出來。」不忠於愛拉，內心雖悔恨，却並沒有使他好轉，由此可見，並不是真和愛拉衝破一切，可使他免於和別的女人發生關係，最重要的是，太注重一時的快感，而不曾決心去理解自己內心的需要。

當我們有了自我的約束，以及心靈上的寄托，這一些並不是出於強迫性的命令舉動，而是要自身去體會，相信肉慾只是短暫的誘惑，心靈的成果，却是長大的。

大家愛把英雄與美人連在一起，認為一個英雄人物，若旁邊不圍幾個女性，彷彿就失色許多，我們是否忽略了，那些不風流而有成就的男性，因為，一時的風采，並不能代表永磨滅。男女時常在一起，只是爲了對方的外表，無法經由某些思想、愛好的溝過，進而分享心靈上的光輝，那麼很可能將陷於迷戀，淪爲肉慾的奴隸。不禁懷疑作者的那一句話：「我不相信，一個健康而平常的人，在少壯之年，可以長期保持貞節。」如果不是爲自己找藉口

，就是太偏見了，難道那些故事，能以這段話做完全合理的解釋？

一生許多次有災禍將臨的感覺，只因其做了不被人允許之事，這擔憂，是那句：「惡有惡報」的影響，其實，有不少次，依然沒事。

愛拉生病期間，他那些自我虐待狂的傾向，也存在於我們周圍。對他寄予同並沒有用，除非得知其心靈上虧欠感的由來。譬如：一個母親，平常疏於管教孩子，那一日，這孩子發生意外事故，她一定會很努力去陪孩子，爲他做各種事，那怕他能力範圍能做的事。出於愛心的行爲却不同，她會鼓勵孩子，安慰他，並不是爲他做牛馬般的服事。

還有夫妻不合，一個愛打一個願挨的例子也不少，有時，看得真令人氣憤。人與人之間隱藏許多心理問題，誰敢說自己心理完全正常？正常的標準又繫於何方？最主要的是，時常反省，不然誤入陷阱，依然不知。此書中，作者和歌德的論調，却鼓勵人不要認識自己，直到最後，年老了，他才回頭來，以陌生人的眼光，來看過去的一切，不清楚的事，一層層的被剝開。

我們或許會驚訝，他得了一種心理上的病，還需靠佛洛伊德的提示，才能康復，而自己却不直接參透。畢竟，心理學家不是全能的，何況他怕認識自己，早已和自己隔離很遠了，當我們知道自己的缺點，除了改正外，尚須肯定自己在別的方面之成就，否則真會迷失。

作者以一個心理分析家，對過去做一告白，是需要很大的勇氣，只是，這赤裸裸的探討，最後也難免於嘆息。最後抄下的那首詩，令人有淒涼之感，彷彿人這一生，只是孤孤單單的來，孤孤單單的去。

靜下來想想看，你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難道，只有孤單包圍着你，不見得吧！我又想起那個朋友了……

六七、一一、三〇夜